

MG
I234.6
1



3 1770 3089 1

佳偶天成

(訂正篇)



本事：

上海X潔齒醫院的女護士陳宗瑛，李玲初小姐，和男護士王汝南情誼和睦，形同手足，約好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誰有不能解決的問題的時候，其他二個就傾力援助，義不容辭。

問題來了，陳小姐在外面認識了一個大學生，家裏有錢，風度翩翩，陳小姐爲維持自己的尊嚴起見，慌說自己是一個富翁的獨生女，在上海一個人租了一間公寓住着，於是，那個大學生一定要上她家裏來玩玩，她心裏一毛，就把地址約在潔齒醫院裏來了。

約會的時間是當天晚上八點鐘，陳小姐慌得在房裏直哭。

三個皮匠湊成諸葛亮，趕忙把醫院中待診室裝飾了一下，李小姐臨時充了書記，王先生暫時充了僕人，一心一意的等着這位貴客光臨。

一個聖誕節的前夜，像一個美麗的故事所說的，誠心爲陳小姐玉成好事，於是門鈴響了。

但進來的是不是帶給他們幸福的聖誕老人，那只能讓觀眾自己去辨別了

人物：

陳宗瑛(女，二十三歲，護士裝)

李玲初(女，二十一歲，護士裝)

王如南(男，二十三歲)

胡老先生(男，六十歲，中裝)

胡寶童(男，二十二歲，西裝)

時間：

聖誕節前夕，晚八時

地點：

潔齒醫院中應診室。潔齒用椅一座，沙發，茶几等，一門通內室，一門通外室。幕啓時，玲初坐於沙發上編結絨線，如南鬼鬼祟祟上。

南 噓，你還沒有回去？

玲 回去，今兒個是有家回不得，你瞧我手裏的東西，答應人家好多時候了，到今天還沒給趕好，明天是聖誕節，人家要出去看朋友，他跟我說準了，今天非給他趕好不回去。

南 說的是，等是有家回不得，咱們二個真是同病相憐；白天給人洗牙齒，裝牙齒，看牙齒，補牙齒，嚷着痛的進來，笑楞着出去，白忙了一整天，晚上該是咱們的時候了，明天又是聖誕節，誰不想出去高高興興地樂一下？可不是，那個倒霉的主任又說話了：「王如南！你今天不能走，看守院子。」我的爹！這是他給我起的好主意兒，看守院子。

玲 這是你做事熱心的好處，誰叫你不幹正經，整天打嘴現眼兒的胡鬧呀！

南 天知道，天曉得，就沒有人瞧得起我。（坐在沙發上，寧靜片刻）

南 喂！我想起一樁心事來了。

玲 你有心事？

南 不錯，讓我來告訴你。（走近，輕聲地）你知道陳宗瑛那位好寶貝兒嗎？

玲 宗瑛姊？你提她幹嗎？

南 噓！輕一點！她也沒回去，正躺在裏邊兒床上哭呢！

玲 哭？她爲什麼哭？

南 說的是，她爲什麼哭，她哭什麼。（走二步）這個道理只有我知道！聽我問你，這幾天你是不是覺到她有點兒變？譬如說她從前吃兩碗飯，現在吃幾碗？

玲 她今天就沒有吃飯

南 這是一變，再說她從前做事是最勤快的一個，現在就是沒精打采的提不起精神。

玲 不錯。

南 這是二變，她從前做人挺規矩，一天忙到晚，等閒也不肯休息一下，現在忙是忙

，空是空，空的時候兒就拚命看小說，看電影，看話劇，看京戲，好像他想趕成

一個電影文藝的專家，不想在這兒做事了。

玲 不錯，可是您怎麼會知道的？

南 他變的事情挺多，咱們只提現成的事情！這該說是昨天吧，昨天我纔有了一個機

會，把他的心事給打聽出來了。

玲 到底是什麼事情，你痛快一點說罷。

南 沒什麼大不了，她有了一個男朋友。

玲 男朋友？

南 昨天晚上六點鐘罷！我躲在那個漆黑的貨房間裏配藥剛把藥方配好，忽然聽見她一個人偷偷地進來，一眼看見這個房間裏沒有人，就蹦蹦跳跳地叫起來，滿嘴說着洋話，我仔細個一聽，可了不得，她對着一張男人的相片兒直發瘋，什麼我的心肝寶貝兒，我的辣焦湯麵兒，你是又甜又辣，又酸又苦，你是我再生的靈魂，靈魂的再生。

玲 底下呢？

南 底下她就一個轉身碰在我的頭上，瞧見我呆呆的對她望着，嚇了一跳，一交摔在地板上，把那個再生的靈魂給嚇走了。

玲 她怎麼樣？

南 她嚇昏了，我就忙着安慰她我裝起個笑臉子說：「嘻嘻！陳小姐！你別怕！咱不跟你講開去得了，那個孫子王八蛋纔給你講開去。」我起了誓就幫她站起來，問她這個男人是誰？打什麼地方認識的？跟她有點兒什麼關係？

玲 她說了沒有？

南 起先她不肯說，是我再三的請求，纔輕輕地告訴我：她說在上個月到她親戚家裏

去，她的親戚替她介紹了這個朋友，那個人哪！可真了不起，又漂亮，又和氣，家裏有錢，而且是大學畢業生，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，情人眼裏出西施，那個男的一看見她就非常的喜歡她，一天寫給她十二封信，一個禮拜就是七十二封，約她出去看戲，吃飯，跳舞，喝茶，又忙着詢問她的家世，她家裏有幾個什麼人？她說了沒有？

南 玲 她說不了，她家裏只有一個老媽媽，住在人家的亭子間裏，白天她忙着在這兒工作，晚上還得回去幫她母親料理家務呢？

玲 你不能這樣說她，宗瑛姐真是可憐兒兒的，她平日做人這樣規矩，對我們又這樣好，辛辛苦苦的做了一個月的工錢，還不是帶給她的母親，貼補一點兒家用，如南！你不能這樣地挖苦她。

南 誰說我挖苦她？我是跟她急瘋了，就爲了她平日做人好，對我們不錯，所以纔跟她叫苦呢？你呀！你知道她怎麼對那個朋友說來着，她說她家裏很有錢，父親和母親住在南京，讓她一個人待在上海，租了一間公寓住着。

玲 糟糕！她那兒來的公寓呀！

南 玲 那個男朋友又說了：「你的公寓在什麼地方！過幾天我來專誠拜訪」。

南 玲 她說沒有？

南 玲 她心裏一毛，就把這個公寓的地址給說上這兒來了。

玲 這兒？

南 不錯，這個潔齒醫院的待診室。

玲 我想那個男朋友是跟她說着玩兒的，他不會真上這兒來罷。

南 那只有你那麼想，那個傢伙昨天和她約定了，說是今天晚上八點半要上這兒來看她。

玲 （跳起來）今天晚上？

南 不錯，今天晚上。

玲 八點半？

南 八點半。

玲 糟糕！糟糕！現在是八點二十分，差十分鐘他就要上這兒來了。

南 說的是，她急得在裏邊兒直哭，可是哭有什麼用？

玲 我們得想個辦法兒救救她。

南 我有什麼辦法，你瞧我這光棍兒！（宗瑛上，悄立一旁，黯然無言）。

玲 宗瑛姊！（走近）方纔如南講的話你都聽見了？（瑛點頭）這樣說，他的話都是真的？

瑛 （責備）如南！你真是豈有此理，你自己對我賭咒說……

南 我的陳小姐！到了這個時候你還講究這些個，她又不是外人，俗語說的好：三個臭皮匠，合成一個諸葛亮，咱們哥兒幾個商量一下，也許會商量出一點什麼來。

玲 （突然大叫）啣啐！

南 怎麼着？你有了主意了？

玲 好呀！這可給我想出一個辦法來了。

南 快點兒說罷！好小姐！還有十分鐘他就來了。

玲 我們把這個屋子趕快裝扮起來，佈置成一間會客室的樣子，不成嗎，我們祇要把這座裝牙的椅子用白布給蒙起來，用屏風隔起來，只要瞧不見就成，這兒沙發茶几，都是現成的，只要搬一下就得了。

南 不錯！看你這個小心眼兒。

玲 還有你得裝點兒派頭，別讓他看輕。如南！你把白色的工裝穿上，暫時冒充一下公寓裏的茶房，我來做她的女書記，戴上眼鏡，拿着鉛筆，一個勁兒跟着她走。不錯！（二人拼命整理房間，一分鐘就弄妥）

玲 來！來！來！快！你看你的頭髮也得整理一下，（對鏡）再塗上一點粉，好了！好了！這樣很妥當。

瑛 我心裏真跳，我怕……

南 別怕，充茶房是我的拿手好戲，你瞧我的。

玲 還有我們的名字也得換一下，你叫包三，我叫安妮。

（有人在外面打門，三個人急得像蜈蚣爬在背脊上）。

瑛 （大舌頭）不得……了……他……他來了，（對玲）你快坐到那邊沙發上去，讓他一進門兒就瞧見了你，不對！不對！你還得裝個笑兒，好了！手裏還拿一本雜誌，裝做

很悠閒的樣子，（瑛坐好）行！就是這樣，燈光！燈光！如南！你趕快把燈光打在她的臉上，（南移檯燈）好！好！不要太亮了，要柔和一點兒，如南！你準備好沒有？

南 我的天！我這是說好了罷。

（二人走近外門，南啓門，二人沖頭一鞠躬，如南的頭幾乎碰在地板上，玲初交並雙腳，兩手拿着裙子，行了一個外國禮）

兩人同聲 高貴的先生！請進來！

（進來是一個老渾蛋，滿嘴鬚鬚，玳瑁眼鏡，老粗布袍，紮腳褲子）。

（老頭兒在門口怔着，半天半天，還是如南先發現了，把玲初推一下，大家倒抽一口冷氣，過去把宗瑛推一下，宗瑛嚇得跳了起來）。

老 嘻嘻！請問，這兒是潔齒醫院嗎？

南 （恨傷了心）不知道。

老 這個……這個……這兒是上海潔齒醫院嗎？

瑛 （鼓嘴）不知道。

老 奇怪，不要是我弄錯了，可是你們這兒的門口，却明明掛着潔齒醫院的招牌。

瑛 不錯，老先生，你到這兒來找那一位呀？

老 可不是，到底給我找到了，小姐，我姓胡，我叫胡大炮，我是住在無錫鄉下的，我家裏頭儘有幾個錢，什麼田地，房屋，股票，首飾都是我的家常便飯，我家裏

還養了十五條牛，十五條馬，還有……

南 老先生！你到這兒來數你家當來了，還是找什麼女婿承繼你的家產呀？

老 真是，真是，你看我越老越回去了，我說了我的家產，就忘了是到這兒來看病。

南 不錯，老回去！

老 我是來看牙齒毛病的，我剛打無錫搭了夜車趕到上海，我的牙齒快疼死了，飯也不能吃，茶也不能喝，要這樣再等上幾天，我這個老命就給送在牙齒上了。所以我就不管火車擁擠，拼着老命擠到上海，請你們趕快給治一下，再說，你們別瞧我這個老古董的樣子，我家裏儘有幾個錢，你們只管給我治，別怕我沒有錢……可是老先生，這兒看病的時間是早上八點鐘到晚上六點鐘，現在已經八點鐘，咱們不看病了。

玲 小姐！小姐！請你通融一下，你瞧我老遠打無錫趕來，就爲了這個牙齒疼的毛病，你得可憐可憐我，我今年已經六十歲了。

南 老先生！你一定得看病！

老 一定看，先生！

南 好！咱們這兒門診是五十塊錢，現在時間過去了，你得特別掛號，你聽着，這兒特別掛號是一千五百塊。

老 （跳起來）一千五？（向外就走）開玩笑，一千五！（走近門口）喲！我的毛病又來了，哎！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……行……行！一千五！

南 現在一千八。

老 一千八？先生！你說話得當點心兒，你方纔說是一千五。

南 老先生！你聽見過這句俗話罷？所謂「時者金也」，咱們這兒時間重要，過一秒鐘就要三百塊。

老 胡說八道！一千八！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價錢，你是存心敲我的竹槓。（走近門口）哎！……哎！（大叫）哎！（回來）

南 二千四！

老 二千四！（再走復疼）哎！我的媽！這不是要了我的命去了。

瑛 好啦！你別難爲他了。老先生！你快坐下，讓我來給你看罷！

老 真是，還是你的良心好，好小姐！你要是給我看好了，一準給你二千四。

瑛 誰要你這許多錢，你只要付清診金就算了。（去屏風，白布，老人坐下）

南 我說老先生！你椅子也不會坐，誰叫你坐上椅子的腳墊上去了。

老 我這兒是二等，三等看病，給你們三等的價錢。

瑛（笑）老先生，這兒沒有三等二等的，你坐上邊兒得了。（扶上）

玲 宗瑛姊，你今天也夠疲倦了，還是讓我來看吧。

瑛（將盤與牙缺交玲）好的，謝謝你！

老 還有，你們給我看病的時候，當心我的下巴，我這個下巴有點兒毛病，碰一下就要落掉的。（玲上前打開嘴巴，爲治牙病）

老 哎！疼死我了，哎！謀財害命呀！（下巴落掉，老人張口結舌，南急爲裝上）

南（嘆口氣）倒霉！這是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玲初！讓我來給他看。（南接手醫治）

老（突怕癢地大笑）嘻嘻！……哈哈！……嘻嘻哈哈……（下巴又掉，南急裝上）

瑛（嘆氣）算了，還是留給我罷。（瑛接手）

老 奇怪！唏唏！哈哈，不疼了，不疼了！老天爺！你是神仙國手，你怎麼來的？

瑛爲取水漱口，老人起立整衣）

老 真是，你這位小姐多大年紀了？你看人又漂亮，本領又好，將來誰娶上了你，真

是好福氣。（外門響，三個人急得團團團團轉）

老 老先生！你的牙齒看好了？

老 好了，好了，不用你再跟我麻煩。

南 這樣說是我們給你看好的？

老 不錯。

南 現在我們也不要你的診費了，只想請求你做一件好事，你肯不肯？

老 肯！肯！就是一百件我也答應。

玲 那再好沒有，現在就請你躲在一個屏風後面，坐在這個椅子上頭，無論什麼人

進來，無論講什麼話兒，你不許有一個動作，不許有一個聲響，你辦得了嗎？

老 辦得了，辦得了，就叫我坐上一萬年，我決不響一聲。

南 老先生！這不是玩兒來着，你要是響一下就什麼都完了。

老 行！行！再說，要是你們不放心，可以把我的手給綁起來，把我的嘴給蒙起來，這一下可保險了罷？

南 對！取口套蒙口，繩子紮手，兩腳未綁，再以屏風遮上。

玲 好了！老先生，你的頭還要低一點兒，好！好！這樣一點也看不出來了！

（門大響，二人開門）

二人合 請進來，高貴的先生！（胡寶童攜鮮花，大衣上）

寶（進門即見宗瑛）喔！高貴的宗瑛小姐！我是多大的幸運，又在今天晚上見到你了

。（南急入取茶，玲接大衣）

玲 呀！高貴的先生！方纔我沒有聽見，害你打了半天門，真對不起。

寶 沒關係，沒關係，這位是？

瑛 我還沒有跟你介紹呢，這位是我的女秘書，安妮小姐！

寶 呀！幸見，幸見，你好呀！安妮小姐，真是的，我一進門兒就聽見你說：「高貴的先生，請進來！」！我的心就跟着跳了起來，撲通，撲通，這樣有禮貌的詞句，這樣好聽的聲音，只有你們這樣高貴的小姐纔配得上用這樣聰明的書記，呀！安妮小姐，你的眼睛美極了，讓我想一想，我用什麼話來描寫你的眼睛，對了，有一次我爬上世界最高的山峯喜馬拉雅山，我抬頭一看，忽然看見杭州的西湖，滿湖是靜靜的水波，就像你靜靜的眼睛一樣。

玲 先生！喜馬拉雅山遠在歐洲，那兒看不見西湖的。

寶 這個，嗯！（向瑛呀！宗瑛小姐！你今天晚上打扮得真漂亮，華貴大方，大方華貴，你坐的姿勢又這樣好，這樣安詳，呀！你手裏還拿着一本小說，你真用功，在聖誕節的前一個晚上還在用功。

瑛 先生，你真會說話，請坐呀！

寶 呀！你看這間房子的佈置，又大方，又美麗，你看四週的畫圖，壁上的燈光，都配得這樣合式，這沙發舒服極了，又柔軟，又輕飄！（起立）真是：「恍若身入神仙境，九天玄女下塵寰。」

瑛 先生，你真會講話。（南取茶上）請你用點兒茶！

寶 呀！這位是？

瑛 這是我家裏打雜的僕人包三先生！

寶 呀！（南嚇了一跳）好一個結實的身體！這是古羅馬的勇士！你瞧他的下巴，多神氣！多挺括！眼睛多有神！多漂亮！（南拼命立正）呀！你瞧他的嘴，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偉大的嘴。（南扯嘴巴）你轉一個身子看看。（南轉身）呀！美極了，美極了，多英俊的身段！宗瑛小姐，你那兒找到這樣好的佣人？

南 （扭扭捏捏）謝謝你！好心腸的先生，先生尊姓是？

寶 我姓胡，人家叫我胡寶童，我的名字很多，有時候在雜誌或者報章上發表一點文章的時候，就川巴金或者希特勒的名字……說真的，你們三個就一塊兒住在此地嗎？

瑛 是的，先生！

寶 你不怕寂寞？

瑛 不！我們三個人過得很好，大家很快樂，先生，我很想請問你，你一定要上我家裏來，到底有點兒什麼事情？

寶 宗瑛小姐！我很鄭重地向你聲明，我是跟你求婚來的。

瑛 求婚？先生！

寶 對了！宗瑛小姐！用最誠摯的心來向你求婚。

瑛 可是，先生我們只見過二三次……

寶 那不要緊，那不要緊，宗瑛小姐！我記得第一次在你親戚家裏見你，我吃到了你親手煮的飯菜，我就知道你煮得一手的好菜，第二次我請你看電影，你穿的衣服又是你自己剪裁的，我就知道你做得一手好衣裳，第三次我請你吃飯，你又寫信告訴我，事情太忙，不能分身，我讀了你的信，又知道你寫的一手好字，這樣好，那樣好，所以我只見你二三次，你的好處我全知道了。

瑛 可是，先生！你這樣冒昧，你的家裏不會反對嗎？

寶 我家裏？不會！不會！我家裏只有一個爸爸，我的爸爸也只有我一個兒子。

瑛 可是……

寶 可是什麼？你以為要是我爸爸不答應，我們就不能結婚嗎？不會，決不會，告訴你說，我爸爸年紀老了，住在無錫鄉下，他又常犯牙齒痛的毛病，所以他把所有

的財產都交給我管着，無論是房屋，田地，股票，首飾，都在我的手裏頭，決不要緊。

南 可是，胡先生！也許你的爸爸不同意你結婚，要跟你收回那些個權利，你又怎麼辦呢？

寶 收回？這決不會，他是一個老糊塗，什麼事都不管，就會剝削農民，大斗小量，這個老傢伙，他有什麼權利來管我？

（老頭子氣得在背後嗚哩嗚哩叫）
寶 噢！這是什麼聲音？

南 嗯！這個，這是……底下的煤氣管走了氣。（趕上打了一拳）

玲 先生，我們總有點擔心，要是你的父親不答應你的要求，那不是什麼都完了嗎？你知道，咱們的宗璵小姐也是書香門第，品格高尚，不肯受人家閒氣的。

寶 安妮小姐，你別着急，我的爸爸是個老不管，窩裏炮，我說什麼他說什麼，我要跟人家結婚，他決不反對。再說他要是反對我的婚事，跟我鬧翻了臉，好！那個時候我纔高興呢，他有好多的證據抓在我手裏，外邊沒有人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他在無錫鄉下囤着不少的柴、米、糖、酒、香烟、洋火、要是我上官廳去告發他一下，他就夠倒霉的了。

南 他囤貨？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！
還有還有，他在無錫討了十八個小老婆，起了十八個公館，這件事也只有我知道

。(老頭子拼命用脚踢屏風)

寶 噢！這是什麼？

玲 啊啲！這隻死貓，又在發神經病了。(趕入屏風後，將脚也綁上)

寶 這個老傢伙！他那一件事對得起我……聽，你們的貓還在嗚哩嗚哩叫。

南 他大概就要生小貓了，咱們不用管這些個，還是說自己的，我看，最妥當的辦法，還是讓你們爺兒倆分家，大家一半，誰也管不了誰。

寶 你說的不錯，可是我爸爸早跟我約定了，一定要等他百年之後，壽終正寢，纔把產業交給我。

南 你看你爸爸什麼時候會死？

寶 他不會死，他身體挺強壯。

南 你想想，也許他有點兒什麼毛病。

寶 牙齒痛。

南 這不成，你還得想一下，最好是……

玲 你仔細一點兒想。

寶 他……他有點兒耳聾。

南 不成，還是不成，你信不信？你再想一下，也許，也許，他……

寶 他有點兒狐臭。

南 狐臭？我的爹！還是不成，最好是……

寶 最好是……最好是……呀！對了，他的眼睛是沙眼兒，吊着瞧！

南 沙眼兒？完了！胡先生！咱們這件婚事算是別提了。

寶 對了，他是一個神經病，這個老傢伙！他手裏有這許多錢，還是貪心不死，整天穿着土布袍子，長腳褲管，戴着眼鏡，光着鬍子，一點兒神氣也沒有。

玲（跳起來）好！好！好！他準是一個神經病，你的遺產就快到手了。

南（哭喪着臉）完了，完了，什麼都完了。……

玲 奇怪！你又犯上什麼毛病了？

南 咱們算是白費心思，胡先生！你說你的爸爸是什麼樣子？

寶 他……

南 好了，不用你說了，是不是瓜皮帽子，土布袍子，黑漆褂子，灰布鞋子，玳瑁眼鏡，滿腮鬍子的是不是？

寶 是的，不錯，準是他。

寶（南去屏風，放下老頭子，寶嚇呆）

寶（大叫大跳）氣死我了，氣死我了，兒子說老子壞話！你……你有良心沒有？你這個狗東西，你塌盡了我的面子，我還要你這個兒子幹嗎？

寶（哭出烏拉）爸爸！老（追寶，寶繞椅逃）

老 豈有此理！豈有理！荒天下之大唐！再說我只有十七個小老婆，你說我十八個，一個是你給我娶來的？

寶 爸爸！我不是說你，我是說我母親的丈夫，是說……

老 說什麼……滾！快給我滾！你們兩個也不是好東西，一個坑得我痛死，一個坑得

我笑死，虧你們厚皮光臉的，還咒我早點兒死掉，你們你們有良心沒有？

南 是不是？我早就知道完了！

老 走！

（兩人下 嘆哭）

老 奇怪，你爲什麼哭呀？

寶 我是向她求婚來的，給你一鬧，這件婚事就算完了。

老 （大聲）你跟她求婚？對她？

寶 是的，爸爸！

老 （氣平）哦！（細視）是她！不錯，她是不錯，（再看）好極了，哈哈……我要是有了這

麼一個媳婦兒，下次我牙齒痛的時候，只要請她看一下，不用擠火車到上海來求

治了，真是……（向子）混蛋！還不問她吃過晚飯沒有，我請她吃飯去。

南 沒有，沒有，咱們兩個也沒有吃過。

老 去你的！你還明光晚飯？告訴你，我沒有什麼病，你咒我死不了！

（三人同下）

南 （嘆口氣）好！人家走了，咱們兩個是白費心思。（向玲）怎麼樣？我看你的絨線衫

也不要打了罷，你看他們是一對兒出去，台底下看戲的人也是一對兒一對兒的坐

着，咱們兩個也一對兒走罷。
(二人下)

——幕下——

2

70/10

(15)

146